

双镯

陆昭环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文学新人第一本单集丛书



双 镯

陆 昭 环

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福州

双 镯

陆 昭 环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8.75印张 6插页 206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

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260

ISBN 7—80534—058—7/I·54

书号: 10368·319 定价: 2.85元



陸
范
子
教
授
指
正

陸
范
子
教
授
指
正
九
月
十
日

作者介绍

陆昭环，男，1942年生于福建省惠安县，父亲业医，本人转而学文，196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。1970年后在惠安县宣传文化部门工作。1973年入党。现在惠安县文化局任职。

1962年在《热风》发表处女作《月夜》。1979年后，在《福建文学》、《作品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当代》等杂志发表小说四十几篇，同时从事两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。1986年在《福建文学》发表中篇小说《双镯》，1987年在《当代》发表中篇小说《胭脂碧》，均由本人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。《双镯》获得福建省1985—1986年度文学奖，被选入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集》，并将由台湾中国电影公司拍成电影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。

出 版 说 明

一、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，不管他们是科学家、艺术家还是作家，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、至关重要的第一步，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二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。他们以新的姿态、新的气魄、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崛起在文坛之上，真是人材济济，硕果累累。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，繁荣文艺创作，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，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，留下它的历史纪录。

三、我们将有计划地、分期分批地、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，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，都在编选之列。

四、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，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。集子前头，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；集子后头，有作者后记或附记，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。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目

录

双 镯 (中篇)	(1)
胭脂碧 (中篇)	(42)
白十字	(100)
黑 妮	(112)
姐妹情	(123)
某城纪事 (三题)	(140)
云头村纪事 (三题)	(156)
“伤风败俗”的女人	(179)
“忘恩负义”的姑娘	(195)
警戒线	(207)
骤 雨	(217)
他什么都没留下	(224)
风的季节	(236)
雨湿的花圈	(245)
辉煌的空白	(259)
后 记	(274)

双 镯

天生不爱倾诉苦难
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
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
唤醒了普遍的忧伤
你把头巾的一角轻轻咬在嘴里

舒婷《惠安女子》

—

秀姑和惠花从海上回来。

她们刚涉过浅海滩，从小什海讨生活的小舢舨里，接过父兄的收获，愉快地沿着海滩头回村。正是大潮时分，海浪翻滚着奔涌而上，把细沙冲刷得淅淅作响，浪花和泡沫在洁白的沙滩上温柔地舔着她们的赤脚板；海风扑面吹来，把她们的花头巾吹得飘忽不定。秀姑的阔缎裤紧紧裹着身腰和大腿，流动的曲线在黑缎子后熠熠发亮；惠花用条小皮筋将阔裤管勒起，露出一大截雪白的大腿。真爽快呀，这海，这水，这凉沁沁的带着涩味的海风！姐妹俩袅袅而行，一个挑着小担子，一个挎着小篮子，象是一对

回窝的海鸟。

“阿花，村口来人了，把裤腿放下。”秀姑突然停住了脚步。

“他们在摆弄着照相机呢。”惠花看出那几个是外地男子、

“嘻，照相的，快，快绕过去。”秀姑知道凡照相的人总爱朝她们瞄准。

“这么远，怕啥！”惠花停住了脚，却不跑，她用一只手搭在秀姑肩头，眼瞪瞪地看着那些衣履整齐的城里人。

“他们真瞄过来了。”

“比个样儿，别怕，又不是机关枪。”惠花嘻嘻一笑，不自觉地摆出一副娇憨的姿势，又让秀姑勾着她的手指头儿，依偎在她身边，似乎她就是要这样照一张。

“真来啦！”秀姑这回紧张了。

惠花也将头巾咬在嘴里，掩住脸，侧身就跑。姐妹俩从开满黄花的硬沙滩上，跳过地瓜畦，终于躲过这行外地人的追踪。

三十米外，北京来的风尘仆仆的摄影家，已用望远镜头偷拍了一个极富风情的画面。惠花动人的笑靥和手上的银镯子；秀姑丰满的身姿和白裤腰上那圈粉红色的肚皮，都在彩色胶片上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二

这是一块被艺术家刚发现的神奇土地。在闽南金三角开放区里，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被大海和山岬包围的偏僻角落，这里住着一群服饰奇特的女子。随着公路的畅通，这群自以为生活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娘娘的女儿们，以她们奇特的、色彩绚丽的服饰，开始走向社会，引起艺术家们的注目、惊叹，而且带着掩饰不住的猎奇心，介绍到海内外去。这些不久前连县城都极少涉足的女

子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，甚至有的成了封面女郎。

其实，她们只生长在惠安东部的三乡一镇里。两条海岬犹如两条长腿，连接着亘古的荒原，延伸在这东海之滨上。在这海山包围的居民区里，偏僻幽静，古风犹存。这里有古代残破的卫城，亦有被海寇制造的废墟；这里有风光明丽的山峰，亦有被风沙侵占的瘦地。在出海的日子里，男人走后，这山上，这海滩，便到处只见女子了。正是这些女子，茹苦含辛地创造了生活，也创造了她们独特的艺术。

这又是一个很有色彩的区域。自然界溶和着蓝、黄、白三色原素。天蓝，海蓝，深蓝和浅蓝相接。地是黄的，赤土坡，沙质壤，还有那地瓜园，黄溜溜的一条条畦上，稀疏的苗蔓似一层浮动的绿云。房子是白的，清一色用花岗石筑成，小盒子般地挤在黄的山坡上，对着蓝的波浪。白色的沙滩上，袅袅走来盛装的渔女，每每被摄影家们，画家们叹为观止！她们的装饰同环境是如此调和。她们的斗笠是黄的，黄得显目，刺激，但在斗笠下则是绿的花头巾，头巾边上有两条洁白的笠子带，镶着彩色钮扣，紧紧地扣在下巴上。紧上衣有分割的装饰色，配上月牙的圆裙，方圆对称，色彩鲜明；下身穿深色的阔裤，很长的白裤腰，裤腰系着数股精细的银裤带，依垂在苗条丰满的腰臀上，黑白相间，袅娜多姿。她们天生喜欢黄的色调，头上的斗笠是黄的，手上的篮子也是黄的，甚至绣房窗户和木制家具，也都漆上黄色的油漆。

在黄的、蓝的、白的色彩区里，点缀着漆黑的传神的两点。那深色的眸子，象海浪一般翻腾闪烁不定，它们在诉说着什么？是青春的欢乐还是忧伤？

三

惠花就这么呆呆地望着远处海面。她总喜欢这么痴痴地想着

什么，神不守舍。她长得过分俊秀，似乎不象这海岬的女子，两只妩媚含羞、热情流盼的大眼，时常露出不可捉摸的神色；双眼之间似乎隔得开些，将丹凤尾梢连到花巾里去。因此秀姑说她前后左右都有眼睛。

午后的阳光照射在地瓜园四周的岩石上，余威未褪，热气逼人。天很闷，很闷，山坡上没有一株树，没有一块阴凉的地方。武高武大的秀姑正全神贯注地在教化一头小牛犊。小牛犊脾气大，不肯入轭，秀姑又舍不得鞭它，又是吆喝又是骂，但又觉得好玩，象在跟小弟弟玩耍一样。惠花时不时转过脸去看，仍不作一声。

教了三遍，牛犊顺路了。秀姑抹了抹汗珠子，对惠花嗔道：“死鬼，光在一边看。有这牛仔，咱们姐妹以后省得拉犁了。”

惠花撅着嘴撒娇起来：“你就光顾干活，什么也不思不想……”

村里刚死了一个姐妹。秀姑听了此话，不由地叹息一声，但她又拔起犁头，默默地转过身去，背着脸说：“活一日总得做一日。”

“姐，快来看，送出山啦！”惠花忽地叫起来。她奔起来，拉着秀姑的手，指着山下。山下，一长列人刚出村口，为首的举着一条火龙，火龙冒着青烟，在前引导。死者亲属不多，闲人倒跟了一长溜子，响亮的哭声直传到山上来。

“她现在睡在棺材里，再不必操心什么。要是死在夫家里，不知要怎么个闹腾呢！听说用绳子勒得舌头都伸出来了，真可怕！”

“怕就别死。”秀姑咯咯笑了两声，“疯丫头，别说傻话，快过来牵牛！”

惠花跟在秀姑后头，踏着犁沟，讪讪地说道：“嫁了人家受罪，可是干吗大家还想嫁？不如咱俩姐妹一世人厮守……”

秀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越说越疯了。港边那汉子，父子包船

走舟山，小万元收入，船买了，房盖了，就欠你这心肝媳妇过门！”

“这我不羡慕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羡慕什么，电视上看的那样，亲亲热热一块溜大街……”

“乱说！你才羡慕人家那样，当着世界人亲嘴！”惠花说着，笑嘻嘻地跳过去就是一拳。秀姑喜欢她打，又故意扭过她的手臂来，两人滚在松软而又炙热的地上打闹。她们不觉得热，秀姑湿透的汗衫贴到惠花的脸上。蓦地，秀姑突然搂定惠花，说：“好，我就亲个嘴你看看！”惠花挣扎不开，嘻嘻笑着，唔唔叫着。最后闹得两人都把斗笠解了。

“哎呀，你这死鬼，怎么咬人啦！”又是秀姑的声音，又爱又嗔。

惠花摊开手脚躺在地里，望着青色的天。

秀姑摸了摸腮帮，不觉羞红了脸，咯咯地笑着，将惠花拉扯起来，说：

“你这心肝新妇，快起来，迎嫁的人进村啦！”

惠花仍坐在那里，愣愣地望着蓝色的海。

四

象其他女孩子一样，她不满十二岁，就接受了那古老而神圣的仪式。

从港边来了一个媒人，头上顶着高高的发髻，那么令人注目地来到惠花的家。惠花绕过媒人背后，饶有趣味地观察着。她发现这个妇人头发原来那么稀少，整个发髻都是用旧头发做成的，插在妇人那结成一团的发辫上；发形向上，四散地插着八根铜簪，长短不一，有四根系着灰暗的珠子，有四根顶上用铜片剪成刀戟形

状，煞是好看。媒人只顾同妈妈喋喋不休地说着话，顿着头，惠花心里真担心那一头刀戟会突然掉落下地，砍伤那媒人的脚。

那一天，媒人带走了一个红包，里边包着她的生辰八字。临走时，媒人笑嘻嘻地把她的双手牵过去，疼惜地说：“好美的婆娘子，配得上戴银镯子了。”

惠花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她戴的那件铜镯，由于经常在海水里浸泡，已经呈出锈色。妈妈或许早就该给她换银镯子了。

妈妈说，这生辰八字，要放在男家的厅堂及灶神爷面前，奉敬三日，请祖先神明审查，如三日内，男家人丁不头烧耳热，灶前没打破碗碟，六畜不着瘟落水，那就是祥兆。这样就可以将双方的生辰八字送人择日合婚了。这三日里妈妈提心吊胆，生怕出事，惠花知道出事不好，却仍无牵无挂。她对于夫婿只有好奇，而对于一双银镯，一只金戒指的欲望，却不自觉地越来越迫切了。

待到那一日男方欢天喜地地送回红包，说是三日无事，又逢申子辰相会，宜家宜室，天成佳偶，并约定“初看”日期，惠花这才有些慌张，这总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呀！

初看过后，夫婿总是云里雾里的人物，又谁能看得清楚。探过男方的“家风”，接受了礼金、糕子、裹着红糖的豌豆和冬瓜糖，接着送来的就是银镯子。订婚之际，焚香明烛，大放鞭炮，父母总算完成一桩心事，而惠花除了多一对银镯外，似乎没有其他变化。

春华秋实，潮来潮去，五年过去了，惠花家里收受了男方五年的节礼，每年除夕，中秋和端午，猪脚面线越来越大份，首饰布料，也随着港边渔民分船包产，日益富裕而源源送来。这个时候，惠花才渐渐懂得了什么叫夫婿。但云里雾里的人终难成梦里的人，她只有依靠那一双银镯，衡量夫婿的价值。

这是一双纯银的镯子，沉甸甸，亮灿灿，纹丝很细，象月色下

柔和的波浪；镯口柔软细腻，落地铿锵有声。她非常喜欢这对镯子，平时舍不得戴，只有串门过节或穿新衣服时才褪下铜镯戴上它。有时更深夜静了，惠花还会从箱底里掏出它来，戴上，左顾右盼，时而双手交叉，听银镯相撞时清脆的声响。这个时候，恐怕也只有这个时候，她才真正感受到童年订婚的意义，她才朦朦胧胧地期望着什么，憧憬着什么……

五

惠花的家，原在海岬的边上。

这是山海之间的长长一块平地，原有两排老屋，朝东面海，错落有序，围绕着村子的宗族祠堂。海岬的崖面，受潮水风暴侵蚀，断层一代代地崩溃，逐渐形成一个悬崖，并将世代居民住屋往里进逼。黄泥的崖岸，变得精赤陆离。这种侵蚀在近百年尤为明显，似乎快要动摇祠堂的根基了。惠花家族的老屋建于清末，只有一间护厝是属于自家的，父母兄嫂合住三间石头新屋。惠花大了，乐得自己搬到旧屋来住，儿时的女伴秀姑，也从此与她朝夕相伴了。

这是一间被青藤缠绕的老屋，地砖大部分都有了裂缝。屋舍低矮，却打扫得洁净，且夜里有个姐妹伴暖脚，耳听亲切的海涛声，犹如海娘娘的絮语；日里风光独占，八面临风，少有人来，姐妹俩在此做针线，也落得清闲自在。

秀姑比惠花大一岁，双臂开阔，两腿滚圆，挑得起二百来斤重担，干起活来飞山走海，村里姐妹伴谁也及不上她。一有时间，这个姐姐总穿巷过屋，来到悬崖边上，帮她干活。惠花的园地里，早晚总有她俩姐妹的影子。惠花心细，知道秀姑家境困难，衣食杂物，总分她一份，连一个饼也分着吃。

入夜，姐妹们一时难于成眠，就讲起村里横死的女子。这是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。在电视里所见的一切，常常只能深深埋在心里，不敢去说，去想、在身边发生的这些姐妹们的悲惨的事，她们却百听不厌。她们怜悯别人，其实在深深地怜悯着自己。

这天晚上，惠花早早回到悬崖小屋来，心神不定。她每次看到死人，总这么心神恍惚，家里人说她痴，秀姑也担心她有一天会痴出毛病来。惠花读过两年书，又喜欢看电视，难怪她痴。

她将自己关在这没有天窗的房里，开始了每日里的洗浴。

她只有只身独处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在，但这种自在又带着几分寂寞。每日劳作归来，对着一盆清水，她把羞耻心换成享受。她先摘去斗笠，解下头巾，然后细细往镜子里端详自己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才叹口气将镜子倒扣上，开始急促地脱去那窄小的上衣，将胸前那条长长的白布解开来。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丰满的乳房象放弹簧般地翘起，浑身轻松舒坦极了。在这没有风、没有亮、没有第三只眼睛的闷热的小屋里，她似乎才回复了自己的女儿身。她拨动清水，让冰凉的水点洒在自己炙热的肉身上。她羞于看到自己那赤裸的双腿，那火烙般的肚脐边的一圈粉红色，那是露在阳光下的印迹。她喜欢将头发披散在肩上，带着少女的矜持，想象着自己的悲伤和不幸，想象着受难，屈辱和痛苦的呻吟……

“笃笃。”敲门声响了。这一次门没有闩紧，秀姑猛丁推了进来，也带着一桶水。她见惠花那样子，不觉一愣，忙又把门带了出去，隔着门骂道：

“死鬼，你不怕别人推门！”

惠花不理她，只顾慢条斯理地穿衣。秀姑等了会，才推门入内，说道：

“你出去，也让我洗洗。”

惠花梳着头，愣愣地发呆，说：

“你洗你的，也让我瞧瞧新鲜。”

秀姑放下水，骂道：

“疯了的你，还不给我死出去！”

“偏不去，你早晌在地里还想做我的丈夫呢！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你亲我，这还假吗？”

秀姑不觉脸儿一红，就转过一个旧衣柜后边，开始脱衣服。

惠花悄悄地走近她身旁，说道：“姐，你真象头小牛犊！”

“你怕是想汉子想痴癫了，这洗澡有什么好看的……”

“我嫂子从来不洗澡。”惠花突然谈到自己的嫂子。

“她洗澡也让你瞧？”秀姑嗔道。

“生了三个儿，瘦得象根麻棒，谁瞧！”

“你哥瞧！”秀姑说着，嘻地一笑。

惠花没有笑，她又想到什么，快快地回到床上，抱膝而坐，说：“我哥老打我嫂。哎，要是我也碰上那种男人，就用剪刀和他拚命。嫂当初进门，一枝花似的，给他干活、理家、生子，还任他捶打！碰到男人没心肝，活着算啥，不如死了算！”

秀姑叹息说：“阿花，你命大心高，咱比不过，谁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你嫂子做新娘前也挺娇。”

“有人痛惜，谁愿死？”惠花又突然提起早上那自杀的女子，啜泣地说道：“她才十八岁，嫁了两年，打了四次。前日和我讨小海挖蚌，还问我敢不敢下海洗澡。她水性好，要不然不会去勒脖子的。姐，你说，她现在全身该发黑发烂了吧……”

“死鬼，净说疯话！”秀姑过来，扳着她的肩头，惠花一头扎进她柔软的胸怀，搂着她，颤声说道：“姐，我真怕。来，再亲我一下。”



这两三个偏僻的渔村，有一个小市集。市集狭小，只有一家供销社，渔季一到，尽发卖些船上的急货。近两年来，摩托车也突突突地开进这小渔村，惊鸡走狗，一路喷烟。做生意的人老远赶来，从滩头、船上，从一切便当的地方，将鱼腥风驰电闪地贩走他乡，几乎用不着市集的交易和论价。说来也怪，这里的男男女女，对鱼市不经意，对甘蔗却别有嗜好。逢年过节，大捆大捆地买；集市上，平时也满地蔗渣，而且那甘蔗摊点，一长溜，清一色竟全是戴黄斗笠的姑娘。近来外乡运来些黑蔗，又甜又脆又便宜，因此连惠花也偶尔为之，混在蔗摊做一两回生意。

这一天，惠花背捆甘蔗来到集市上，她把斗笠压得低低的，找块地方，盘腿而坐，一边啃着甘蔗，一边认真地做生意。漆黑的眸子，滴溜溜地注视着从面前经过的人。从斗笠沿边上，她只能看到那些男人腰以下的部位。她能从衣裤和鞋样，穿鞋袜与否，分辨出他们的年龄和身份。她不自觉地留心到这些，倒不完全是为了生意的缘故。她自己浑身上下也打扮得崭新漂亮，带着一种矜持的神色，开口决不二价。那些年轻的鱼贩，那些粗野的海兄，倒喜欢光顾，有的丢下一元钱，拉一根就走，有的故意蹲下身看她削蔗，她最讨厌这类顾客，连正眼也不屑一瞧。生意做得顺手，惠花盘算着今晚可以同秀姑和侄儿女们开心吃蔗了。

港边一条机帆船不知何时靠了岸，七八个穿花点衣服留长发的小子，径直朝惠花这边吵吵嚷嚷地走来。惠花早用眼角留意，臭美，那花格衬衫，台湾表，还有那走路摇摆的螃蟹样，却分明告诉人他们是走远海的鱿鱼阔客，有见识，有能耐！那肉嘟嘟的棕色的半敞开着的胸膛，那略绷紧的污脏的牛仔褲，倒使惠花不